

从银号街到书香“后街” 杨福荫路老建筑里藏着神奇“减压阀” 一条百米长老街 一段城市商业繁荣印记

天津历史文化街区07
打开的N种方式



“百年金街号”仿古车缓缓拐进滨江道，车窗外，修缮中的劝业场露出金色拱门，浙江兴业银行旧址前人潮涌动，大铜钱被磨得发亮。年过花甲的孙瑞坐在窗边，望着那条她再熟悉不过的路口——杨福荫路到了。

“年轻时，我和外地来津的姐妹约在这儿集合，把自行车推进存车处，然后去逛劝业场、去外文书店买磁带。”回忆着当年，她喜笑颜开。如今退休了，她特意来此，就是想看看这条路变了没有，好把照片发给远在山西的老姐妹，解一解她的“客愁”。



扫码观看
百米老街

百米短路 藏着当年的街巷肌理

从滨江道的人流里侧身拐进去，不过三五步，身后的喧嚣就像被谁拧小了音量。路旁是两三层高的红砖楼房，点缀着或红或绿的木窗框。不宽但整洁的柏油路旁，老树杈生出翠绿的新枝，枝叶下，杨福荫路的路牌静立一旁。

“荫，在这儿读yìn，代表古代子孙因父祖有功而获封赏的意思。”在这条路上生活了50多年的刘毅热心地解释起来，“这条路是天津最短的路之一，我量过，大概百米长，楼间距能有7米。小时候我在这条小路上踢球，觉得可宽敞了。”讲起这条路，刘毅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。“一到夏天这里特别凉快，来的朋友都问我这胡同里有宝贝吧？”他笑着说，“也许真跟路名有关，福荫嘛。”

这条路最可贵的就是它的名字。天津租界时期留下来的路名大多改过几轮——维多利亚路成了解放北路、杜领事路变成和平路，而杨福荫路，从1918年建成就没换过。广东商人杨仲绅以自己的姓氏加上公司“福荫”二字命名，一位中国商人的名字，在法租界里留存了近百年。城市历史文化研究者徐凤文表示，这是天津少见的，自建成起以中国人命名且一直未改的路，街巷肌理、建筑风貌百年间几乎没变。

百年变迁 从传统银号到金融街

“100年前，这里不是只晾床单的寻常胡同。”徐凤文说。

杨福荫路的特别之处在于，它曾是天津近代民间传统银号的聚集地。1912年“壬子兵变”后，城里的传统钱庄、银号受到冲击，开始向外迁移。1918年杨福荫路建成后，一批金融从业者租下这里的临街房屋，形成了独特

的里弄式商住两用建筑群。

“它的金融属性是本土的、民间的，以银号为主，资本额较大，兼具传统与近代金融的过渡性质。”徐凤文解释道。与解放北路的“东方华尔街”不同，杨福荫路的银号不做外资大单，却支撑了滨江道商圈的毛细血管，这里甚至一度成了天津民间的“金银街”——炒黄金、兑汇，在政局动荡的年代，这些银号充当了商业生态里关键的信用中介。

有意思的是，这条金融街并不吵嚷。“银号做的生意不需要临街揽客，路的两端当时设了栅栏门，可以临时关闭，即便街口是电车叮当作响的滨江道，几步之外的杨福荫路也十分安静。这种‘闹中取静’的格局，从这条路诞生那天起就没变过。”徐凤文说。

徐凤文认为，这条路与天津另一条本土金融街“竹竿巷”的区别在于，杨福荫路恰好卡在了天津近代商业中心的核心位置。上世纪20年代，滨江道的绿牌有轨电车与和平路的几条电车线在劝业场“大铜钱”处交会，杨福荫路路口恰好设了一站。人流顺着电车涌来，劝业场、泰康商场、天祥市场相继开业，地价从100银元暴涨到2万银元。杨福荫路上的银号，安安静静地为这些商场的老板、周边的商帮提供拆兑、借款、汇兑服务，成了这条繁华商圈的“金融后盾”。“从某种角度来说，杨福荫路这条‘银号街’，支撑了滨江道商圈的毛细血管，促进了这片街区的快速发展。”徐凤文说。

关于路口的栅栏，徐凤文提到一桩插曲：“那时的车站牌都有路灯，杨福荫路路口车站的灯杆上有个弯钩，正好对着银号‘于大昌’的店铺。掌柜的姓‘于’，路灯钩像‘鱼钩’，不吉利。后来掌柜的请人进行

了处理，路口加装栅栏和这个也有点关系。”故事的真假已经无法考证，但这样的逸闻像一层包浆，让这条老街更耐人寻味。

百年商圈 从存车处到“最美书店”

“这些安静的小楼里，还有这么多故事！”孙瑞感叹道。对于这些历史，她并不清楚，在她印象中，这条路承载的，是她年轻时与姐妹优哉游哉的日子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杨福荫路的金融功能消失，滨江道上的绿牌电车也变成了1路、24路公交车。

“我年轻时坐1路公交车上班，天路过这儿，可热闹了。”孙瑞指着路口回忆，“休息日我就和姐妹们骑车来逛，自行车放在杨福荫路的存车处。”她拿起手机左拍右拍，“我记得那个路口曾有家书摊，我们还在那儿给孩子买过几本童书呢。”

“那就是我的书摊。”刘毅笑了。

1974年，6岁的刘毅跟着父母从五大道搬到杨福荫路。新家在老洋房二楼的一个房间——“就是‘汇芳楼’原址，我们住的应该是它的雅间。”他走上书店二楼，推开一扇精美的雕花木门，“这是新中国成立前的，特别结实，很有历史价值。对过楼里，有些地砖是百年前从欧洲进口的，颜色至今还很清晰。”回忆起刚搬来的日子，刘毅颇为感触，“当时我们这栋楼住了30多户人家，像宿舍一样，特别热闹。”

他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，这条胡同成了周边最大的存车处。路两端安了大铁门，逛劝业场的人把自行车一排排码进来，“从路头到路尾，特别壮观”。存车牌是绑在车上的，有人发手牌，过路甚至还有“过路牌”，这样的光景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末，将近20年。

存车处消失了，铁门也拆除了，但不变的还是那份安静。下岗后的刘毅开始在路口摆摊卖书。从儿童书到服装书、社科类书，再到“有颜值、能满足情绪价值”的书，近30年时间里，他的福荫书店连续五年获评“最美书店”。

“我卖书快30年了，好多东西一直在变——书的内容在变，顾客的需求在变，但变是为了不变，为了在喧嚣的商圈中，这条小路还能有点书香。”刘毅说。

百年记忆 城市故事悄然丰富

站在杨福荫路与滨江道的交叉口，画面很奇妙：左手边是滨江道川流不息的游客，金街商圈的热闹换了无数面孔，新商业体不断升级，各类演出活动轮番上演；右手边是老洋房的慢生活，安逸娴静。

变是商圈的本分，不变是这条路的气质。

一条百米短街，见证了从绿牌电车到1路、24路公交车，再到仿古街，100年来，一代代交通工具把一拨又一拨的人送到这个路口。而它像一个奇特的“减压阀”，把都市的热闹和生活的安静“缝合”在一起。

百年前它助力了金街商圈的发展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它成为繁华街区的守护者，存放着游人的车辆；如今，作为紧邻商圈的“后街”，以其静成为主街繁华的补充。

一辆仿古车从和平路那头驶来，喇叭声隐隐约约。孙瑞招手上车，瞬间融进滨江道熙攘的人流。她翻开准备发给老姐妹的照片，那条有故事、有历史肌理的小路，业态正在悄悄丰富——书店、旅馆、美食、小卖部、茶社越来越多，但这条路独有的安静包容，从来未变。

记者 郑宝丽
摄影 记者 曹彤